

最是难忘

□楚些

八月 桂花如酒

少年时代,世界总是以混沌的象征进入我的心里,一叠光影,一声虫鸣,就足以成就一颗小小的心灵,一切仿佛都曾经过,一切仿佛又都未起程。也就没有了因太多失去而生的敏感,也没了因敏感而起的对尘世的固定。

季节的流动后投下的倒影亦复如是,那个时候总觉得每个月份都是如此迷人,景物固然有异,所获取的快乐却总是那么相同,当然,相同的还有经过后的迅速遗忘。

少年如梦,仿佛是我或明或暗的前生!

再后来,岁月的雕琢使渐远的过去慢慢清晰,使记忆的波浪层层泛起,漫过现在,成为美丽。于是,常常在“现在”中,直接握住时间的手臂,这个时候,所有的碎屑都会震荡开来,纷纷扬扬地洒在我的手中。

又是八月,这个季节多么干净。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,我怀想着曾经的八月,熟悉的八月,还有记忆中永不凋零的桂花。

故乡是个老苏区,据说红色风暴后,留下了一首民歌叫做《八月桂花遍地开》,但从未听过我们那里的老人唱过。我所熟悉的老人是从不唱歌的,所以我猜测这首歌并非特产,而是来自更南的地方。而实际上,这首民歌仅给我留下一个名词,以及这个名词后所泛起的的美好意象,在故乡居留的时光,我很少见到桂花,因此无从闻到民歌中桂花飘拂出的淡淡忧伤,桂花树倒是见过,并且与之朝夕相处,但这都是后来我才知道的。

在一个我特别容易忘记自己年岁的时段,也许是刚上小学吧,家中前排的房子刚刚落成,于是前后房子间落成一个新的院子。院子不大不小,母亲先后栽上几株果树,但都没有成活,后来我和哥哥提议栽些花卉,母亲微笑着允诺了,于是到集市上买了一些来,都是母亲亲选的,多是一些平常的花木,只有一株比较珍贵一点。听母亲说是海棠,买回来的时候就已有两尺见高。为这些花木,我和哥哥专门砌了个花台,那个时候我们都特别喜欢劳动,而劳动时就像个快乐的鸽子。我们把平常的花木栽在花盆里,放在花台的边沿,而那株海棠呢,则种在花台中央的土中,心情就像是把一位公主安排在一所辉煌的宫殿里,小时候几乎没读过什么童话,但那个岁月本身就是一个童话。

栽下之后,接着就是激动地等待。第二年春夏,那些平常的花木陆续开出或红或黄的颜色,唯独那株海棠不见动静,于是急急地去问母亲,母亲跟我们说不要着急,总要等她长大。这样,更深切地等待便隐伏在时间的波浪里,但花开了花谢,几年过去了,只见海棠渐渐长高长大,并分成两株,却不见她的开放。又过了若干年,还是老样子,也就慢慢地淡忘了自己的期待,仅把她当作一株树看待,连名字也懒得去考究了。

正所谓失之东隅,得之桑榆,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知道她竟是一株桂花树的。这个事实只到上大学后第一个春节回家后才知晓,母亲告诉我,那棵海棠开花了,不过开出的却是桂花,很香的。听后,我的心顿时一喜,心想,这个美丽的欺骗实在太长久了,竟有十年之多。站在堂屋门口,我常拿眼去看她,依然是碧绿满身,只是长得很高了,我想她开了一次花,是第一次做母亲罢。

从此之后,每到八月,我们家的海棠都会照例开出桂花。树长大了,花台显得太小,母亲就把另一株移植到大门口,听母亲说,花开的时候,整个村子都可闻见香味。但我始终未闻到她的清香,只能在春节回家时间问母亲她开放的情况,算是聊作补偿。

长大后,我在另外的地方也曾见到桂花,每每我就会驻足不前,贪婪地吮吸几口,自然又想起家中那株我亲手栽下的桂花树,还有我栽下的一个再也不可能实现的期待。

今年中秋,我依然只能待在一个大大的城市里怀想着一个小小的生命,满树的桂花一定是馥郁的,而年岁渐老的母亲,在月圆的夜晚,会想些什么呢?想来也是惆怅的罢。

八月,桂花如酒,而我也许只能在怀念中品尝她的清芬了。

名家新篇

城市困境

□柯云路

我从小生活在北京,中学毕业时还不知北京户口的宝贵,曾很轻松地将户口迁至乡下。后来同命运的许多人为了再次落户北京,让当初几分钟就撤掉的那张小卡片重回原来的位置,不知费了多少周折。

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潮,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常态,但户口问题仍然困扰着相当多的人。近日几位朋友闲谈就说起户口问题,为了叙述方便,我对他们分别冠以甲乙丙丁。

甲说,他是退休后来京投奔儿女的,看病一直很难,且不说药费报销要层层批转,最不堪的是每年至少一到两次坐火车或乘飞机回原单位“验明正身”,以防人死了,退休金被冒领。

我问:打电话或写信不行吗?甲笑着摇头:规定必须见到退休者本人。

再说北京前两年推出的一项“德政”,六

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公交车及逛公园。甲没有北京户口,当然得不到此种优待。于是他发牢骚:不是钱的问题,是一种很不好的感觉。同样年龄的人坐车逛公园,人家趾高气扬地晃一晃手中的证件就行,我们还得规规矩矩买票,活得像个二等公民。

未等甲说完,乙说起他晨练时认识的一对外地夫妇。夫妇俩退休后到北

京工作的女儿处小住,本该好好共享天伦之乐,但几个月住下来却越住越烦恼,原因是女儿二十九了还没找下男友,而三十对于女孩是个要命的门槛,所谓的“身价”会大大贬值。父母看来真着了急,这次来京的重要使命就是千方百计帮女儿找对象。刚来时还雄心勃勃,四处托人为女儿介绍,又听说公园里有相亲活动,相携着玉渊潭,中山公园地跑了好几圈。父母觉得女儿大学学历,相貌姣好,只要辛苦到了,怎么也能找到合适对象。哪知为子女张罗婚事的家长虽多,但只要听说女孩没有北京户口立刻摇头。这对夫妇又听说国内有几个大的婚恋网站,也试着注了册。网上遇到几个条件还行的人,但每次谈不了几句就会问到户口,于是再谈不下去。

乙对此很是愤愤,决定出手相助。他给曾经认识的一个单身男孩打电话,哪知对方听说女孩没有北京户口一口回绝。男孩的解释是,自己也是“北漂”一族,为了能扎下根来,一定得找北京女孩。

乙问:北京户口就那么重要吗?男孩说:当然了。没有北京户口,将来孩子连户口都报不上,长大了进幼儿园上小学中学怎么办?

乙有些不服:现在不是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吗?男孩说:我可不想让我的孩子上那种学校。且不说打工子弟学校的师资比正规名校素质上就差很多,单说生源,五湖四海的,许多父母都是没文化的人,孩子在这种环境成长肯定受影响。也有好的民办学

校,允许非京籍的孩子入读,但收费太高,不是我这种收入的人能承受的。

乙被结实实地碰了回来,他的话又引出丙的议论。丙有一位朋友的女儿当年从北京考入复旦,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,婚后又和丈夫一起去了美国,但几年下来对异国环境并不适应,很想回来发展。恰在这时女孩怀了孕,如果回来则面临着先前意想不到的种种困难。首先是户籍问题,因女儿的户口留在了上海,孩子自然报不上北京户口,若回北京与父母同住,这意味着她必须自费生育,而此后孩子打预防针、看病等也无法享受北京人的待遇,更不要说入托入学,那不仅是高额付出,还有身份歧视。思来想去,这对年轻人决定还是留在美国,虽然那里并不如意。

网上调查,目前在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,59%有离开的打算,11%已开始了离开的行动,选择离去的主要原因是:房价太高、工作压力大和子女教育成本无法承受等。

老年人能够安度晚年是城市和谐的一景,而年轻人则代表着未来和活力,让年轻人住得起房,结得起婚,养得起孩子,这恐怕对一个文明城市不是太高的要求。对于这些议论,一直沉默的丁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:现在北京已经有一千多万流动人口了,若再没有户籍限制,还不得拥进上亿人。真到了那一步,城市怎么发展,还不得瘫痪了?

或许这也是城市管理者的某种困境。



书人书话

□王留强

没时间读书



想来,好读书已成年少时美妙的回忆了,现今见了书只是粗略浏览一番,连看完一页的耐心都没有了。不是不爱书,而是感觉读书是个颇累人的事,既要动手更要动脑,远不及上网看八卦、打游戏,或者找人喝酒品茶聊天来得轻松和愉快。

站在书橱前,思绪袅袅如云烟。年少时在乡下借上一本小说,俨然面对一份诱人的大餐,晚饭随意扒上几口,或借着月光,或燃上煤油灯,不忍释卷,目随字移,直到哈欠连连,眼皮涩重,枕卷而眠,当时那种吸收文字后的满足感是多么畅快淋漓,历历在目,恍若昨日。在有书的三十余年里,我曾三次易居。在更换家具的时候,我总忘不了给书们换个新家,这多多少少也算是对书们的尊敬和感恩。书们不像以前住得那么拥挤和寒酸了,可空间的舒适却使它们显得更为落寞和惆怅。由于重新排列,书与书显得不习惯和不自在。巴尔扎克与面食的百种做法为邻,托尔斯泰与当代诗歌同居。书入了书橱,像是进了寒宫。我感觉与书的感情正在慢慢疏远。

此刻,书们肃立着,或厚或薄,或精或简,或笨或素,每一本都对我秋波暗送,祈求我与它们来个亲密接触,哪怕是短暂的抚慰也心满意足。而我却像一个负心汉子,对书们的曼妙舞姿毫不予理会。我是个自私的家伙,是个薄情寡义之人,我只是冷漠地扫视它们一眼,便悠然地坐在电脑桌前抓起鼠标敲起键

盘,放舟五湖云游四海去了。书们就这么寂寞冷清地静默着,成为被弃的怨妇。那天,面对静默无语的书们,我倏然生发出一种愧疚之感。它们久居于此,毫无用武之地,甚至连晒太阳的机会都没有。书的基本功能在我的书橱里渐渐丧失,腐蚀变质,成为书蠹们充饥的三餐。

忽然忆起一句老话:买书不如租书,租书不好借书。租借来的书因为别人的,就心急火燎地立马读完,对自己的书则完全缺乏这种紧迫感。我要增加一句,那就是借书不如得到赠书。多年来,我因些许鸡零狗碎的小文添列报刊,在圈内认识了不少作家和文友,每年总会得到一些赠书。这些赠书逼得我不得不读,不单认真通读,还需记牢一些章节。因为生怕某一天与这些作家相聚,聊起书中之情之景浑然不知,彼此尴尬。如此看来,没时间读书只是不愿读书的借口,有时间吃饭,睡觉就会有时间读书。有时我在思考,是什么让我丧失了阅读的欲望?是多彩的媒体,是紫陌的红尘,是劳累的奔忙,都不是。是尊卑处优,是安逸的生活让我远离了亲爱的书们。

时间像海绵里的水,要挤总会有的。鲁迅先生的话,该是至理名言。但是如果你非把这海绵置身于毒辣的阳光下曝晒,那蒸发掉的不是水分,而恰是我们的生命。在我们已远离或正欲远离书的日子,书仿佛成了可怜的受害者,事实上,真正的受害者是不爱书不读书的我们。

聊斋闲品

尘埃里的七星剑

□王剑冰

这是一柄打造得十分精美的古剑。剑身不长,也不宽厚,像一件袖珍的艺术品。

文管所的主人老刘用毛巾一点点拭去了剑鞘上边的尘埃,交给我说,你可以把剑抽出来。我一点点抽出,精灵般的宝剑便擎在了我的手上。尽管它已有了时间的斑点,却依然透出灼灼的寒光。

老刘说,这是一柄七星双剑。我感到十分惊异,小心翼翼地分开,一把剑忽儿变成了两把。剑柄镶嵌着红蓝宝石,剑身嵌着七颗银灰的星点。老刘接着说出了更加让我惊异的话:“据传,这把七星剑是本地名闻百里的侠女七姐所佩,七姐从小随父辗转于崇山峻岭,一生行侠仗义,颇有美谈。只是后来误中敌计,结局很惨。”

原来还是一把沾染着粉气与侠气的宝剑,难怪它这么袖珍精致。

“十年磨一剑,霜刃未曾试,今日把与君,谁有不平事?”正是黄昏,斜阳透过这座古庙为仓的窗棂,一抹辉光在剑刃上迅疾闪过。一个紫绣衣、蓝披风、束腰带、蓄长发的女子跃于眼前。她秀手盈握,巧目飞扬,风起处,一丝青发,丁零一声于利刃上翻成轻柔的弧线。

那是七姐的形象吗?

其实,把剑挥出去的时候,也就挥出了一只人生的独木桥,前途几多茫然。少女行侠,出于乱世之无奈,挺身实为深恶痛绝,所助又多是同类相怜之人。想这剑随主人越过多少坎坷,斩过多少阴霾,身形相佩,心星相映,开合间,引发多少豪情佳话。

这把剑似乎就该属于七姐那样的女子,刀枪棍棒不适于她们。侠女击剑,或将女子看成波光闪亮的剑,或把剑凝作肌肤柔韧的女子。李白“三杯拂剑舞秋月”,王维“聊持宝剑动星文”,辛弃疾“醉里挑灯看剑”,虽有一股男性的豪气,却都不如杜甫看到的公孙娘舞剑:“霍如羿射九日落,矫如群帝骖龙翔。来如雷霆收震怒,罢如江海凝清光。”一个男人把女性的剑舞写到了绝处。

不知这把利刃,是否最终像剔剔尤三姐一样,同主人有过最后一次惨烈的离别。我坚信,七姐的离去,定是仙风烟柳一般侠美万端。经过多少岁月的七星剑,今日被我打开,竟还觉出一种袭人的暗香。

夕阳已去,天光暗合,提剑入鞘,苍啾啾如闻一声脆响,随寒光飞出窗外,直上云天九霄。